

# 72小时救援搁浅瓜头鲸：让“海子”归家

十二头瓜头鲸被困在了滩涂上。

7月6日早上，浙江台州，正夏的阳光炙热。头门港海域北洋坝，瓜头鲸黑色的尾巴和背鳍在淤泥中晃动，溅得旁边的渔民身上都是泥水，鲸背部的排气孔上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

数百人涌入这处泥潭中。已有三头鲸死亡，救援争分夺秒。

人们合力将鲸一头头推入附近的水坑中，再徒手刨坑，试图将水坑挖得再深一些；他们搬来竹竿和塑料薄膜，为鲸支起“遮阳伞”；有人把鲸的身体摆正，确保排气孔露出来，让它们能正常呼吸。

大型机器驶入海边，6日下午，这些鲸被吊起装车，运输到附近的海水养殖场和海洋世界暂养。

它们仍将回归大海。

6日、7日夜，已有六头瓜头鲸被运到水深大于15米的外海放生。不幸的是，有两头鲸在放归途中死亡，专家猜测或系应激反应导致；到了8日，最后一头暂养的鲸状态不容乐观，救护组仍在全力救助中。

截至9日，救援已超过72小时。人们不曾松懈，最后一头鲸经过全力救助，状态已有所好转。



## “它们是海的儿子”

当天左小东最早发现了滩涂上的异样。早上，他和同事结伴来北洋坝钓鱼，远远看过去，海面上似乎有“东西”漂浮着。

有渔民正在滩涂上捡拾贝壳。他们似乎也注意到异样情况，起身直直盯着海面。

海水很快退了下去。滩涂的淤泥地上出现几条“大鱼”。它们有两米多长，背部呈黑灰色，七倒八歪地“躺”着，背鳍侧歪着，尾巴翻来翻去地挣扎，背部的排气孔上还发出“噗噗”的声音。

“应该是鲸！它们搁浅了。”左小东和同伴们惊呼。他们数了下，搁浅的鲸在十头左右，急忙报警。

正夏的清晨，太阳高照，气温已接近30℃。

鲸身上的水分很快就被晒干。凭着直觉，左小东和渔民们用自己带来的桶盛水浇在它们身上。他们试图将鲸拉到低洼有水的地方，“感觉鲸得有四五百斤重，我们十几个人推一条，都有点吃力。”

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还以为只搁浅了两三头。”上盘派出所民警沈龙龙说，发现数量有十多头后，所里几乎所有的民警都出动了。30余名民警带着救援绳、救生圈、耙子、毛巾等。救援时发现，有三头鲸已经死亡。

上盘镇党委副书记吴欣俊也接到了镇里分管农业的同事电话，“他当时说有海豚搁浅。”到了现场，他很疑惑，“这颜色和电视上不一样，海豚没这么黑吧。”

“它们的吻部边缘有一条白边，牙齿比较尖细，再看背鳍形态，也是类似瓜头鲸的特征。”当这些鲸的吻部和底部全露出来后，专家们最终给出定论，这是瓜头鲸，是一种群居性极强的鲸类，属于大洋性的深海物种。

但对于上盘镇的渔民来说，无论是鲸还是海豚，它们只有一个名字：海子。

“海子”是什么？吴欣俊后来才听明白，“他们说这些海豚、鲸是好的，有灵性，它们是海的儿子，一定要把它们救起来。”

## “陆地”暂养

到了上午10点，海边阳光越发炙热，气温已接近35℃，滩涂坑洼里的水不流动，越发变烫。

瓜头鲸救援仍在继续。台州市、临海市两级公安、港航渔业、消防救援等部门也陆续赶往现场。几百人聚集在这片滩涂上。

挖坑之外，有人搬来竹竿和塑料薄膜，为鲸支起“遮阳伞”，用湿毛巾、湿棉被给鲸降温，并用冰块降低坑里水的温度；另有人扶正鲸身体，继续不断浇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吴欣俊很焦虑，总不能一直靠大家用手挖坑、浇水。

好在不久后，挖掘机到了。机器在滩涂上挖出了三个大坑，把几头鲸放在里面。台州海洋世界的兽医和驯养员也赶到了现场，除了继续之前的措施外，他们还给鲸进行了输液。

鲸暂时这样安顿下来了，那之后怎么办？人们最终决定，把鲸运往“陆地”暂养。

救助人员在运沙车里放了皮划艇，

又把棉被浸湿以后盖在上面，接着把第一条鲸放在专用担架中，用吊车把它吊到运沙车里。6日下午1点前，两头鲸都这样被运到了附近的白沙湾公园。

在白沙湾公园，这两头鲸出现了冲滩行为。“鲸自主向岸上冲，极易发生搁浅现象，并可能带来更严重的损伤，且由于力量悬殊，救助人员对此难以控制。”临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朱雨朋说。

朱雨朋与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园等地的专家沟通。他得到的建议是：可以寻找一个水深1.2-1.5米、至少8米直径的海水养殖场来暂养瓜头鲸。

他们选定了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可直接通行大型车辆，也有利于将冰块等救援物资搬过去。于是在6日下午4点，两头伤势严重的鲸被送到台州海洋世界，下午7点左右，五头被送到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

6日晚上7点多，滩涂恢复平静。

## 细致的救助人员

暂养七头刚救出的瓜头鲸，也并非易事。

在台州海洋世界，他们使用饲养海豚的水，将pH值和盐度进行精确调试，让瓜头鲸更适应这个环境。暂养期间，驯养师孙翊菡持续20多个小时对两头瓜头鲸进行照顾和救助。

“我们给两头鲸做了采血化验。能看出来它们的身体体能比较虚弱，需要工作人员扶住身体才能防止下沉。”孙翊菡说，好在报告显示，它们整体状态良好，只是有些炎症，并且出现发烧状况。

鲸发烧和人体发烧不一样，鲸发烧比较严重，会影响食欲和各个器官。

孙翊菡所在救护团队一直在轮班救护，五六个工作人员分成小组轮流下水，每个人每次持续两三个小时。当瓜头鲸逐渐可以自主呼吸、活动的时候，救助人员就会慢慢放手，尽可能锻

炼瓜头鲸自己游动，他们在水中观察、保护。等到7日中午再测量时，它们的体温都有所下降。

孙翊菡他们也试过给这两头鲸喂食深海鱼，但它们没有进食。救护团队只好将生理盐水和维生素直接喂给两头鲸或者进行尾鳍输液，希望它们尽快恢复。

“瓜头鲸很有灵性，我们在水下救护的时候，会拍打、触摸，安抚它们，还有一次，我把手放在前，它们慢慢靠近，这就代表它们明白我们是在帮助它们。”

而在海水养殖场，为了营造适合瓜头鲸的环境，工作人员不断将冰块投入水中，还搭建了防晒网。这里的五头瓜头鲸，有三头体表有轻微的伤痕。救助人员24小时不间断看护，到了7日，除了一头鲸需要人为协助游动外，其余四头瓜头鲸已经可以一起游动了。

## “它们可能也舍不得我们”

瓜头鲸的归属仍是大海。

早在6日，最先安置在白沙湾公园的两头鲸已经达到放归条件。按照国际救护中尽快放归的原则，当天晚上9点，救助人员将它们放归。

而在台州海洋世界和海水养殖场暂住一天后，除一头鲸仍在恢复外，其余鲸也已达到了放归标准。

7日晚间，孙翊菡全程跟进第二次放归过程。

“我们特意嘱咐了司机，在瓜头鲸运输的过程中注意避免急刹车和过快加速，避免车厢内瓜头鲸发生碰撞。”临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朱雨朋回忆。

在货车上，孙翊菡和其他同事一直在抚摸瓜头鲸，“它们的状态很好，看起来非常精神，在车上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好像是在互相交流，也好像是在跟

我们交流。”

货车到达头门港码头，工作人员使用吊机将鲸运送到放归船上，船只驶向头门岛东南方的凉帽屿海域。

当晚放归海域风大浪高，但执法大队放弃风浪更小的东矾海域，仍决定在原定方案海域放归，因为第一次放归也是在这片海域。“瓜头鲸属于群体性生物，放归在同一片区域的话，瓜头鲸之间可以通过声音取得联系，从而重新结队。”朱雨朋说。

放归从7日晚11点30分左右开始，持续了半小时左右。

孙翊菡记得，两头瓜头鲸刚刚放归入海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转过身，似乎是在望着人群。它们在海面停留了一会儿，最终没人无尽大海。“它们可能也舍不得我们，但毕竟大海才是它们的家，它们终将回归自然，回到同伴身边。”

(新京)